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⑧
主編 張曼壽

玄奘大師研究（上）

大乘文化出版社

2010
1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⑧

監修 釋道安 主編 張曼濤

玄奘大師研究 (上)



大乘文化出版社印行

現代佛教學術叢刊⑧

玄奘大師研究(上)

定價·美金一〇〇〇元
新台幣三萬六千元

編輯者：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編輯委員會

監修：釋道安

主編：張曼溥

發行人：張曼溥

出版者：大乘文化出版社

地址：臺北市慶城街十八號

臺北郵政五八〇八三號信箱

電話：七八一三二一八三

郵政劃撥：台北市一六九三五號帳戶

登記證：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一〇號

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一月初版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民國六十六年一月
如有缺頁、污損及裝訂錯誤者，請寄回梓換。

編輯旨趣

玄奘大師是我國偉大的高僧之一，但他的成就却是中國佛教史上，最難得有人可以比擬的一位。在現代許多學人的著作中，稱他爲最偉大的翻譯家，最偉大的旅行家，最偉大的留學生，最偉大的語言家（精通九十多種印度方言）等等不一而足。這些稱呼，當然是名符其實的。而他自印度留學回來，當時受到國家領袖——唐太宗的歡迎，其熱烈和盛大，同樣也是空前的，就在今天看來，恐怕不止是空前，也可以算是絕後了。像這樣一位人物，在中國的正史上，却未受到應有的重視。迄到近代，自由學術的風氣膨脹，才稍爲受到學術界人士的注目和尊崇，也因此，才有許多研討玄奘三藏法師的文字出現，我們基於對佛教文化，對中國文化，乃至對中國歷史的責任，故將近代這些研討玄奘法師的文字加以搜羅編輯，俾其能成爲專集與世人見面。我們搜羅的標準，是以學術性爲主，一般只作頌揚，而不作研討分析者，則一律不予採用，故搜羅雖多，而編輯者亦只不過二十餘篇而已。然此二十餘篇，却非一冊之篇幅所能容納，故又分成上下兩冊，

以期對此一代具有代表性人物之研討文字，盡能收羅。今上册所選輯者，爲玄奘法師之年譜和西行的年代問題爲主。亦卽以其生平之行爲和狀況爲主。下冊則以其精神之表彰和對後世之影響爲主。兩冊中所收之年譜爲多，此原因在於今世人對其生平之注意和對其冒險犯難之經過，特感稱敬，故年譜特爲時人所重。而在年譜之編次和資料之取裁，又各有其千秋不同，爲窺各家之全豹及互相參考，乃就編輯之所及，盡量收羅，在上冊中收入三篇，此均爲佛教界一般所未曾注意者，其中陳思先生所作奘師年譜一篇，原刊於民國二十年七、八月之「東北叢刊」第十七、十八兩期，第十九期未見續稿，年譜中所載之年歲，爲四十二歲，以下仍有二十餘歲之生平未見刊出，其中當有續文，惟編者未見十九期以後之「東北叢刊」，或因「九一八事變」發生，東北淪喪，該刊未再繼續出版，致該文未成完璧，殊爲遺憾！然雖如此，此稿更有收輯之必要，如不收錄，則此前半文，亦將淹沒，少人知曉，作者之心血，或成白費，爲愛惜此吉光片羽，保存學人探討奘師之文獻，庶免滄海遺珠，乃特收入。第二冊中亦略爲斟酌收輯教內人士所撰的年譜一二篇。俾學界相互參考。其他則以宣揚奘師之精神與譯業、思想爲主。

玄奘大師研究 (上)

目錄

玄奘法師略傳	呂澂	一
玄奘法師年代考	羅香林	一一
玄奘大師年代之論定	印順	二九
唐僧玄奘大師生年之研究	隆根	四五
傳述玄奘大師傳書之研究	隆根	六一
玄奘享年問題的商榷	石萬壽	九一
玄奘西遊時間的探討	石萬壽	一九
試論玄奘法師出生、西行的年代問題	郭元興	一四九
玄奘法師年譜	陳思	一七五
唐玄奘法師年譜	劉汝霖	二一九

玄奘大師研究（上）

玄奘法師年譜……………曾了若……………三〇一

玄奘法師略傳

呂 澂

——一生重要行事——著述——所傳主要學說——

一

玄奘法師本名奘，俗姓陳，河南洛州緱氏縣人，生於隋開皇二十年（公元六〇〇年，註一）。少時窮困，跟着他的胞兄長捷法師住在東都淨土寺，並學習佛教教理。十一歲時，東都度僧，他便參加了。從此誦習很勤，常在慧日寺聽講「涅槃經」和「攝大乘論」。大業末年，兵亂饑荒，和兄經由陝西入四川。武德五年（六三三年），在成都受了具足戒。七年（六三四年），離蜀，到荊州天皇寺，在那裡宣講「攝論」「毗曇」，淮海一帶的名僧聞風來聚，大德智琰以六十歲的高齡，執禮甚恭（註二）。繼而聞道深在趙郡講經，便去聽受「成實論」。再到鄴中向慧休請問「雜心」「攝論」，前後歷時年餘。貞觀元年（六二七年），他到達了長安，跟道岳、僧辯、法常、玄會等鑽研

「俱舍」「攝論」「涅槃」，疑難之處，很多得了解決。僕射蕭瑀，欽佩他的智慧超羣，奏請令他住在莊嚴寺（大概是備當時十大德之選），但不是他的素志。因為奘師從武德以來，歷游吳、蜀、趙、魏各地，終達周、秦，凡有講筵，都曾參加。當時諸家之學，雖然各有專精，可是意義紛披，還很難得融貫。這時恰逢印度佛教學者波頗蜜多羅東來，啓示了當代那爛陀寺戒賢所授的「瑜伽師地論」，才可以總賅三乘學說這一個途徑（註三），於是發心前往印度，尋覓「瑜伽」論書的全文，以便窮其究竟。他上表請求西行，但主管的官員不許，只好留京遍學梵書梵語，等待機會。貞觀二年（六二八年）秋，北方遭逢霜災，政府准許道俗四出就食，因此他得便前往敦煌，展轉到高昌國，備受國王的禮敬，延留度過了夏坐，再向西行，那時正當貞觀三年（六二九年）的八月（註四）。

奘師歷經西域十六國（註五），越過大雪山，進入北印度，路上遇有飽學的大德，都往問學，如此前後四年，才到了摩揭陀國。他在那爛陀寺，依止戒賢論師，受「瑜伽師地論」，講習了三遍，同時旁及大小乘毗曇各論，早晚都不休息，學習滿了五年。他還想進求博學，戒賢力勸回國流通，於是他遍遊五印各國，東起伊爛拏鉢伐多，西至狼揭羅，仍舊回到那爛陀。又去杖林山就勝軍居士學習唯識，首尾又經兩年。他這樣對於印度的佛學，完全窮盡底蘊，並溝通了當時大乘學說中「瑜伽」「中觀」兩家的諍論，著了「會宗論」一書，得到戒賢和諸大德的贊許。他又應戒日王的請求，折伏正量部論師般若毬多「破大乘論」的異說，著了「制毘見論」。由此他辭別

了戒賢東歸，先赴曲女城戒日王的無遮大會，用他所著的二論標宗，徵求答破，但直到十八日大會終了，沒有人敢來應徵。他得到大小乘佛徒的一致推崇，並接受了「大乘天」和「解脫天」的尊稱，又去施場，看了戒日王大施的盛況，這才攜帶他所搜得的幾百部佛典梵本（後來共存六百五十七部）啓程回來。貞觀十九年（六四五年）正月，他到達長安，唐太宗允許他在弘福寺譯經，供給所需，並召集國內各地大德靈潤、文備等二十餘人，助輯文句。到貞觀二十二年（六四八年），他譯完了「瑜伽師地論」的一百卷大部，請太宗替新譯各經做了總序，這即是後世所傳「大唐三藏聖教序」。那一年冬十月，慈恩寺建成，他移入翻譯。又經十年到顯慶三年（六五八年），他遷居西明寺，那時印度僧人阿地瞿多和那提相繼來華，翻譯不專，異說並進，奘師倦於所事，請求停譯，未得允許，移往玉華宮，終於在那裡完成了「大般若經」六百卷的大譯事。綜計奘師從弘福寺開始翻譯，直到玉華，中經一十九年，凡譯出七十五部（除「西域記」一種不計入），一千三百三十五卷（註六）。最初在貞觀末，約五年間，他譯出了「瑜伽」學系的一本十支各論；其次，永徽、顯慶中間約十年，又譯出「俱舍」「婆沙」和一身六足等「毗曇」；最後四年，譯成全部「般若」；這些都整然自成統系。奘師往印度求法，本欲譯布中土未聞的經論，來糾正舊說的訛傳，現在都已一一見諸事實，可謂不辜負他的初志了。在這中間，他還曾應印度童子王的請求，將我國舊籍「老子」譯成梵文，流傳迦摩縷波國，也發生了相當的影響。

奘師去印度的時候，路上備嘗辛苦，六十歲以後，身體就時有病痛。等到「般若」譯完，自知精力不繼，便不再準備翻譯，專門做觀行工夫。麟德元年（六六四年），二月，病逝，壽六十五歲。他的弟子基師能够光大他的學說，中國佛學裡便有了「慈恩宗」的一大宗。

一一

奘師在印度的時候，曾用梵語著書三種：

一、「會宗論」，靖邁「古今譯經圖記」作「會中論」，有三千頌。論意在融會「瑜伽」「中觀」兩系的宗旨，消弭當時印度的諍論，但未譯成漢文。在「慈恩傳」卷四裡，僅僅說了這麼幾句：「以爲聖人立教各隨一意，不相違妨，惑者不能會通謂爲乖反，此乃失在傳人，豈關於法。」又說：「中、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，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。」從這些上還不能想像全論的內容，不過那時流傳的護法「廣百論釋」篇末有一大段，也是會兩家之諍，也極其精粹。奘師在印度一聽到論文，就慶爲創獲，隨聽隨譯，和餘書的學習不同。奘師後來是直傳護法的學說的，「會宗論」裡和會兩家，說不定和「廣百論釋」有相當關係。

二、「制惡見論」一作「破惡見論」，有一千六百頌。論破小乘正量部師般若瓊多的「破大乘論」，文也未譯。基師「成唯識論述記」卷四十四說，此論宗旨在於溝通正量部對於「瑜伽系

「所緣必定帶相的理論所發的疑難，又基師「因明入正理論疏」卷四，記載奘師在曲女城無遮大會上提出了「真唯識量」；或者那一比量就出於論文之內。不過，正量部的破大乘學說是連「中觀」一道破斥的，奘師反駁，當然另有發揮，可惜原本不存，無從查考了（註七）。

三、「三身論」，有三百頌。這是奘師答應東印度童子王的請求，讚佛功德，用來啓發信仰的，也沒有傳譯。

奘師回國以後，忙於翻譯，無暇撰述，現存紀行和表啓等作品，也不一定完全出於他的手筆；最重要的是以下兩種：

四、「大唐西域記」十二卷。這也稱爲「西域傳」，或稱「西域行傳」「玄奘行傳」「玄奘別傳」等，貞觀二十年（六四六年），由奘師依據在西域和印度各地的所見所聞，口授辯機寫了出來的。取材有時出於梵籍，所以經錄家也看成它是譯本一類。其中所述各地的山川道里，風土人情，以及教勢興衰，先賢往跡，無所不備，而且極其翔實。因此，此書一出，當時的著述家莫不訝爲奇製，競相引用，如道宣的「釋迦方志」，道世的「法苑珠林感通篇、聖跡部」，慧立的「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」，都是依據它來寫成的。直到現代，談西域和印度的史學、考古學的，還應用它作爲典據。

五、「表啓」一卷。奘師從主持譯場以後，時有向當時統治者啓事之作，後人傳鈔成爲各種

本子，現存的即有三本：甲本爲慧立所輯，卽「慈恩傳」所依據的，我嘗曾搜集遺文加以補訂。這一本從貞觀三年（六二九年）「謝高昌王啓」起到顯慶二年（六五五年）「復改東都表」止，共收三十多篇。顯慶二年，慧立補充西明寺維那，不久，奘師移住玉華宮，慧立就不再參加譯事，所以後來的表啓都沒有載入。乙本題名「大唐三藏玄奘法師表啓」，是公元七六五年以前的鈔本，現存日本知恩院，曾收印於日本「續藏經」內。所載表啓從貞觀二十年（六四六年）「進經論表」起，到貞觀末（六四九年）「請附訊往西域表」止，共十三篇，篇末各註年月，便於查考，但是文句和時日與慧立所輯的常有出入。丙本題「某寺沙門上表記」（寺字上原缺，不詳何字），爲日人小泉氏所藏。它的前半卷和乙本相同，但缺第一篇「進經論表」，各篇也不記年月。在「請附訊往西域表」之後多出二十七篇，對於奘師晚年行事和年歲問題，都有可資參考之處。現在綜合三本來看，奘師一生的表啓製作還未收齊，像晚唐乾符間（八七四—八七九年）柄復所見到的奘師臨終謝寺表，三本就都沒有載入。

此外奘師議論有關學說的，大都爲各家所記的口義，特別是見於圓測一系新羅學人著述中間的量佔多數，但這一系常想藉師說以自重，所以也不可完全置信。通稱爲奘師自作的有「三類境」一頌，載在「成唯識論掌中樞要」卷二內，又有「讚彌勒四禮文」，載在「法苑珠林」第十六卷。至於後人所傳的「八識規矩頌」，文義都有瑕疵，一望而知不是奘師的手筆（註八）。

英師以卓越的天資，忘我地去印求法，靠他一往的眞誠，終於能窮極佛學源流，作了詳備的翻譯，盡了他的抱負。他表現出來的人格和行事，是在在都足以使後世佛家奮發興起的。並且他所傳播的學說有「般若」「瑜伽」的廣博精微，又有「唯識」「因明」的縝密周至，不管在教學規範方面，或思惟法則方面，凡有講述，概屬創聞，所以影響於中國佛學思想的地方，極其廣泛而深遠。現在姑且舉主要的一二點來作說明，就像「理佛性」和「五種姓」之說，後來創立的慈恩宗派固然以爲基本論據，卽其他派別也多多少少加以採用。本來佛家大小乘都用「心性本淨」爲中心思想，但小乘見解樸素，直接將它看成知覺思慮的心，因而有心的本質是否爲煩惱相應等等枝節的諍論，大乘才肯定這本淨的心是心的「法性」。「瑜伽」一系中佛地論學者更特別稱之爲「法界」，純從認識的究竟境界而言。這樣境界有待能證會它的智慧而後明瞭，智慧又靠着言教的聽聞熏習才生起，熏習又應有本來的「種子」作爲憑藉，這樣就歸結到「種姓」的說法。同時，有「種姓」而無言教的幫助，也屬無用，所以熏習的意義還着重在於新生。佛地論學者戒賢、觀光等都對於這些義理用力闡揚，英師繼承他們更作分析，將智慧所緣究境界歸之「眞如」，以爲「理佛性」，又從智慧的「種子」方面區別五種「種姓」（卽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不定和無

種姓），這樣來解釋經論裡有關的各說。後來更經基師、慧沼先後弘傳，意義愈見詳備，慈恩一宗的宗旨就確立不移了。依着他們那樣的說法，人天乘也應相當的重視，並將佛教融會於世事一方面，也是有其意義的。奘師所傳學說既經流行，從前地論、攝論各家游移無際的議論，都得到了糾正，而「瑜伽」宗旨也就影響到佛學思想的各個方面了。

附 註

（一）關於奘師的年歲，有六十三、六十五、六十九等數說，現依顯慶四年（六五九年）奘師表啓自稱「行年六十」一語，暫定爲六十五歲，上推生時應在此年。

（二）見靖邁「古今譯經圖記」卷四。道宣「續高僧傳」卷十四載智琰以武德七年由帝都返蘇，與奘師在荆楚相遇，當應就在那一年。

（三）波頗於貞觀元年十一月到達長安，「續高僧傳」卷三說他曾在那爛陀寺聽過戒賢所講「瑜伽師地論」，認識此論大小乘明的用意，因此他來華創傳新義，當然與此有關。奘師那時恰在長安，自必受到他的啓示。

（四）奘師赴印年月，各種記載多作貞觀三年八月，這是依據「西域記」之說。「西域記」撰述的時候，高昌已改屬唐土，所以西域的名稱所指的是高昌以西的各國，而奘師出國的時日也依離開高昌那一天計算，這原來是沒錯的。後人不明原委，誤認奘師於三年八月離京，那就觸處糾紛難得其解了。

（五）「續高僧傳」引用「西域記」，並沒有注意到它全篇書行和書至含有親踐和傳聞分別的一體例，所以誤認記中所載各

國，都是奘師曾經到過的，與此所說國數不同。

(六) 此據「開元釋教錄」卷八。「譯經圖記」「大唐內典錄」計數略有不同（今刊本「圖記」從「開元錄」改正，並非原式）。

(七) 「慈恩傳」卷四，說到「破惡見論」時，有「其論如別」一語，好像當時已將此論譯了出來，究竟如何，待考。

(八) 這像將「非量」和「現量」「比量」並稱為「三量」，又稱難陀論師為「愚者」等，奘師學有淵源，不應草率至此。

